



论龚万辉《人工少女》的魔幻写实书写

A Study of Magic Realist in Gong Wan Hui's *Ren Gong Shao Nu*

林颖宜

LAM WING YEE

21ALB0044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3

论龚万辉《人工少女》的魔幻写实书写

A Study of Magic Realist in Gong Wan Hui's *Ren Gong Shao Nu*

目次

| | |
|-----------------------------|-----|
| 宣誓 | i |
| 摘要 | ii |
| 致谢 | iii |
| | |
| 第一章、绪论 | 1 |
| 第一节、研究作品简介 | 1 |
| 第二节、研究动机 | 3 |
| 第三节、文献综述 | 5 |
| 第四节、研究方法 | 7 |
| | |
| 第二章、《人工少女》中的魔幻写实书写手法 | 10 |
| 第一节、怪异因素的呈现 | 10 |
| 第二节、多重现实层面的融合的技艺 | 13 |
| 第三节、细节丰富的布置 | 15 |
| 第四节、不确定性与虚无的描绘 | 19 |
| | |
| 第三章、《人工少女》魔幻写实书写的主题研究 | 22 |
| 第一节、失去的灵性 | 26 |
| 第二节、少女的形象 | 22 |
| 第三节、想象与现实之间 | 28 |
| 第四节、想象与现实的界限 | 30 |

第四章、结语 32

参考资料 34

宣誓

谨此宣言：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林颖宜 LAM WING YEE

学号：21ALB00446

日期：2023 年 11 月 29 日

论文题目:论龚万辉《人工少女》的魔幻写实书写

学生姓名: 林颖宜

指导老师: 李树枝师

校院系: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龚万辉《人工少女》是一部魔幻写实主义的杰出之作，通过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保持其真实性。作者巧妙地将现实生活融入故事情节，吸纳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元素，并将这一切置于充满光怪陆离的虚幻环境和氛围之中。小说通过对时间、记忆和人类文明的深刻思考，呈现出一种超越常规魔幻作品的魔幻写实主义风格。作者通过对细节的精心描写，成功地打破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边界，创造出一个富有深度的故事世界。这种变幻莫测的叙事手法使得小说既具有幻想的色彩，又能深刻反映人类存在的本质。本论文以《人工少女》的文本对其魔幻写实书写的手法及其主题进行研究和解读，通过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去探析作者于小说中魔幻写实书写的手法，进而发掘作者所感受到的社会现象和意识，了解作者想要带来的涵义，并且作出一定的反思。

【关键词】 龚万辉、《人工少女》、魔幻写实书写、手法、主题

致谢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树枝老师在这个学期以来不予余力地帮助我完成作业，期间遇到许多挫折与困难，致使我的进度停滞不前，多亏了老师的催促，我才能落实既定的目标、坚定地迈步向前。另外，家人的鼓励与陪伴亦是我坚持的动力之一，他们让我劳逸结合、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而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我深感认同。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更加珍惜所学所得，继续努力向前，也会秉持这份淡然，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第一章、绪论

龚万辉（1976-），马来西亚出生，是马华文坛中优秀的作家之一。他曾就读于吉隆坡美术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是横跨文学与美术的双栖作家。龚万辉的小说以及散文作品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海鸥文学奖等，在 2012 年时更获得《联合文学》杂志评为 20 位 40 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作家之一。他为自己的作品绘制插画与封面，也曾参与国内外的出版社的书籍设计。虽然龚万辉的写作作品并不多，但其文风鲜明独特，从第一本小说《隔壁的房间》中对于时空的处理独树一帜，如“时间在这个房间里停摆了”、“那些时间的框格”、“时间被截住了”等等，在《卵生年代》亦可见一斑，依旧是惯有的处理风格：“仿佛时间停摆了很久”、“时间停滞了几秒”、“时光如同静止”等等。龚万辉在上一本短篇小说集《卵生年代》出版九年后，耗费三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人工少女》，该作于 2022 年出版。本论文旨在深入分析《人工少女》中所采用的魔幻写实主义书写手法，以及所呈现的主题。

第一节、研究作品简介

龚万辉《人工少女》带领读者穿梭于时空，说“我”作为一个父亲，和人工制作的少女莉莉卡从瘟疫肆虐后分崩离析的城市里逃亡，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

通向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的记忆。“我”叫做阿朔，带着女儿莉莉卡游走于不同年代以及不同人物的世界里，“我”不断地教育莉莉卡，给她灌输知识，让她认识曾经的历史与文明，而往空白的少女体内注射记忆，是为了让她代替人类“记住”，能保存下一切的记忆，依然有一个火种守望着。《人工少女》的故事结构看似魔幻、是未来的设定，但由始至终都在缅怀过去的时光。

时间，一直是龚万辉作品中的重要元素，美国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在分析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时曾经指出，在小说中力图把握的“纯粹时间”。在小说中，普鲁斯特通过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回忆，使时间成为一种主观感受和体验。普鲁斯特通过对时间的描绘，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和对时间的探究。这其实根本就不是时间——它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空间。¹之所以说他是“空间”，是因为以时间的角度来看，“纯粹时间”几乎是静态的，它包含了记忆、想象和人物，这些元素在短暂的时间片段内被融合在一起，代表着小说里的时间是静止的，却还有大量的细节呈现。²在小说中十二间房间的设定，跨越时间与空间，与现实相交错，通过想象的叙述提供了跳跃的主线剧情，龚万辉为故事背景建立了虚拟理论：某个神秘病毒席卷城市，于是末日来临。在2020年之前，我们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一种病毒能够让人类失去本来的生活，变得失序混乱；也没有想过城市会变得空无一人，人类只能生活在小小的单位中。龚万辉基于他所经历，在封锁防疫期间写下了《人工少女》。

《人工少女》中许多描述是偏向魔幻荒诞的，龚万辉十分擅长刻画场景，以

¹ [美]约瑟夫·弗兰克等，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页72。

² 蔡晓玲，《遗弃美学的延续——台湾作家骆以军对马华作家龚万辉的影响》，《汉学研究学刊》2016年第7卷，页85。

场景的物辅助并推动剧情，十二个房间之间各有主要的角色、各自的情节，但他们之间是有着联系的。小说故事设立在成了废墟的城市间，而“我”带着莉莉卡穿梭在一道道门，建立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房间是龚万辉作品中常出现的意象，如《隔壁的房间》的“隔壁房间的光就从洞里透进来，在夜闇里画了一个银色的圆圈”³和《卵生时代》的“她记得第一次走进实验室的时候，那一刻的光度和气味，让她恍惚浮起一种时间静止的幻觉”⁴，而这不仅是用房门来代表被阻隔的一个单位、一个房间，也是“我”带着莉莉卡感受和体验过去世界的渠道。幼时的“我”被父亲带着游走四方，而长大的“我”就像轮回一般，同样是带着人造女儿走访一个又一个的房间，其中不乏有诡异、痛苦以及悲伤。这也意味着龚万辉通过笔下的角色，有意展示这些过去的场景，其实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莉莉卡，请容我不断向妳复述这些琐碎的细节。我们必须把这些细节都串起来，寻找回当年的那条路线，在折痕破损的地图上指认出我曾经到过的地方”⁵，而阿朔这个角色是作者的化身，引领读者进入寻找记忆之旅。

第二节、研究动机

笔者的研究动机与目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简述如下。

其一，魔幻写实主义（Magic Realism）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创作风格，在现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他自 20 世纪初期起源于拉丁美洲，并在世

³ 龚万辉，《隔壁的房间》（台北：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页 27。

⁴ 龚万辉，《卵生年代》（八打灵：有人出版社，2012），页 56。

⁵ 龚万辉，《人工少女》（台北：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 15。

界范围内蓬勃发展。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奇幻的情节和超现实的元素而闻名，它在文学、艺术、电影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探讨了现实与幻想、理性与非理性、历史与神秘等课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思维。作为一名关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学子，本人对于魔幻现实主义这种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创作风格充满了兴趣和好奇。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复杂多样的叙事和情节结构、奇幻的元素和超现实的意象，为文学和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空间。因此，研究龚万辉小说是因为他的写作不乏有一些超脱现实的创作技巧，通过对龚万辉的文学作品深入地分析，解读其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象征意义等，探讨作品中的文学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除了能挖掘其独特之处之外，其手法形式和语言技巧值得借鉴。

其二，在人物塑造方面，以魔幻写实书写的手法通过多个人物的描写展现了鲜明的侧面特征和不同的神态特点。这些形象既有主要角色的细腻刻画，又有次要角色的鲜活呈现，使得整个故事世界更加丰富和立体。其次，在动作刻画和心理描写方面，小说注重了人物的行为和情感的表现，使得人物更加有血有肉，更加真实可信。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描写、小说主人公、主要角色的内心剖白，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感和冲突，进一步加深对故事情节的理解和共鸣。此外，小说还注重了环境的衬托和细节的描画，通过对场景、氛围和细节的刻画，使得故事世界更加真实和具体，而这些情节不免让笔者回想起三年前那场令全世界瘫痪的疫情，这些环境和细节的描写不仅为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丰富了作品的文学性，增进了赏读的趣味性。

其三、选择《人工少女》作为笔者的论文题目的另一原因是这部小说是在全球新冠肺炎肆虐期间所创作的，当时马来西亚处于封闭戒严的状态，龚万辉曾言

这部小说创作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人民足不出户、我们生活的范围被圈进小小的、有局限的单位里，所有信息都赖于通讯设施以及互联网才能与外界交流，随着确诊与死亡病例的不断攀升，形势愈发严峻，人们的情绪未能获得安抚，焦虑和不安在不经意间蔓延，使得惊慌失措不可避免地增多，那段时光是充满艰辛的日子。幸运的是，如今我们的生活已逐渐步入正轨，回复了往日的平静。曾是小说中虚构的末日与荒芜，如今却以如此独特而真实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能够亲身体会到书中人物的迷茫与无助，因为我们曾身处其中。这让我感到异常振奋，因为在共鸣中，我们彼此拥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认同感。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人工少女》的背景融入了大家都曾经历过迷茫、失去方向时的惊慌，这成为了我们共同的经历，这些元素也成为我写作时的一个关注焦点。

第三节、文献综述

本文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学术文章、评论、书籍等，以了解已有的研究状况和学术观点。这些资料可以作为借鉴和参考，帮助笔者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了解，并在论文中引用和参考这些资料，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结论。在拟定论文的过程中，笔者通过以下步骤来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在作者背景的方面，笔者主要采集各专访提供的资料，如龚万辉接受星洲日报的采访谈论了创作故事时的经过⁶；《联合早报》中得知《人工少女》的起点来自哲学家班雅明对保罗·克

⁶ 叶福炎，〈走不出的房间——龚万辉《人工少女》的召唤与告别〉，《星洲日报·副刊》，2023年1月31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230131/%e5%8f%b6%e7%a6%8f%e7%82%8e-%e8%b5%b0%e4%b8%8d%e5%87%ba%e7%9a%84%e6%88%bf%e9%97%b4-%e9%be%9a%e4%b8%87%e8%be%89%e3%80%8a%e4%ba%ba%e>

利画作《新天使》的批评⁷；另有作者在访问网（The Interview）中的专访《透过文学想象抵御现实伤痛》，其中表达了作者对小说的看法，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不只是在书写伤痛，同时也在抵御现实的痛苦。⁸

笔者确定了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自己研究的问题、目标和研究领域，从而明确需要收集哪些类型的资料。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创作方法，通过将现实与幻想、梦幻、荒诞等元素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既真实又超越现实的叙事氛围。笔者参考了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掌握文本批评方法论，通过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解读文本⁹，也参考了论述魔幻现实主义的书籍：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¹⁰和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¹¹。其次，《人工少女》小说中有涉及少量科学幻想书写，主要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未来世界人工智能等科幻元素，笔者使用了吴岩、吕应钟著《科幻文学入门》¹²和王建元、陈洁诗主编《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¹³中的文章了解科幻背景以及结构，作为一份辅助及补充的资料。同时，笔者搜索了学术数据库和图书馆资源，使用学术搜索引擎、学术数据库、图书馆目录等工具，检索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文章、书籍、评论等资料。笔者将使用关键词、作者名、题目等进行检索，筛选出与研究对象相关的资料，并引用和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包括已有的学术文章、书籍、评论等，以支持自己的研究观点和结论，并展示自己的研

[5%b7%a5%e5%b0%91%e5%a5%b3%e3%80%8b%e7%9a%84/](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21116-1333643)

⁷ 陈宇昕，《从班雅明 到日本动漫 龚万辉与“人工少女”》，《联合早报》，2022年11月16日，<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21116-1333643>

⁸ 彭美君，〈龚万辉推出首部长篇小说《人工少女》 透过文学想象抵御现实伤痛〉，《访问》，2022年6月7日，<https://theinterview.asia/people/73220/>

⁹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判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77-178。

¹⁰ 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¹¹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¹² 吴岩、吕应钟，《科幻文学入门》，福建：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¹³ 王建元、陈洁诗主编，《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福建：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究立场和学术态度。笔者参考了蔡晓玲《遗弃美学的延续——台湾作家骆以军对马华作家龚万辉的影响》了解龚万辉的文学语言风格。¹⁴笔者借鉴黄锦树中以龚万辉的前作《卵生年代》分析内容，以求深入认知龚万辉的写作艺术手法。¹⁵

第四节、研究方法

在本文中，笔者选择了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来研究龚万辉《人工少女》中的魔幻写实书写手法及其主题研究。这两种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帮助笔者深入分析小说的不同方面，并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获得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结果。新批评于20世纪20年代于英国诞生，于四十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中取得主导地位，成为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批评流派之一。理查兹把语言的使用分成“科学性的”“情感性的”，前者是真实陈述、后者是“伪陈述”，是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客观事实，而着眼于文学作品在读者心理上产生的效果。¹⁶新批评是一种注重文学作品内在形式和结构的批评方法。它强调作品中的文学语言、叙事结构、节奏、节奏和符号等形式要素，而忽视了作品的外部背景和作者的意图。在研究龚万辉的《人工少女》时，笔者通过新批评的方法来深入分析小说中的文学语言、叙事结构、符号和象征等方面，探讨魔幻写实元素是如何通过作品的形式表现和呈现的，从而揭

¹⁴ 蔡晓玲，《遗弃美学的延续——台湾作家骆以军对马华作家龚万辉的影响》，《汉学研究学刊》2016年第7卷，页85。

¹⁵ 龚万辉，《卵生年代》（八打灵：有人出版社，2012），页56。

¹⁶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6），页36。

示作品的艺术特点和内在结构。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不像物理实体可以外在于人的意识，虽然它与物理实体一样是人的意识的意向性对象，但它并不能自满自足地存在，而必须经过阅读，即读者意识的意向性投射，才能真正地显现和实现它的存在。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一种“潜在”，即可能的存在，通过阅读，它才会变为现实的存在。¹⁷文学作品需要经过阅读者的意识投射才能真正显现和实现其存在。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通过阅读，作品才能转变为现实的存在。

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在其基本结构中包含了大量的“未确定点”和“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和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和空白体现在作品所表现的对象层和轮廓化图像层中，当作品的语句无法确切地揭示对象或环境的某一方面或某种性质时，就存在不确定性。这种“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¹⁸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文学作品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允许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主观的解读和理解，从而在不同的读者之间产生多重意义和解释。读者的意识和经验对作品的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文学作品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背景下产生不同的解读和评价。这种观点强调了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了读者的角色在作品意义的生成中的重要性。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作者的意图和表达，还需要读者的参与和解读，从而使文学作品成为一种丰富且具有多维度解释的艺术形式。

结构主义批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可前溯到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

¹⁷ 章国锋，《批评的魅力——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页13。

¹⁸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判导引》，页177。

格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虽然立足于内在的形式研究，但与新批评注重单个具体文本的细读、热衷于对作品本身作逐字逐句剖析的琐细的批评不同，它把目光集中在作品构成规律的整体把握上，关注的是整个系统中的关系和规则，表现出对叙事文普遍规律执著追求的宏观意识。¹⁹它强调文本的结构，即文本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认为这些关系和互动构成了文本的意义。笔者通过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充分挖掘作品中的魔幻写实元素，并深入探讨其艺术特点、意义和内涵，从而使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可以从读者和文本两个方面深入探讨小说的意义和结构，既能考虑读者的主观体验和感受，也能揭示文本自身的内在结构和规律。同时，借助这两种批评方法的优势相互补充，弥补各自的不足，从而为本文提供更加丰富和有深度的分析和解读。

¹⁹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判导引》，页 178。

第二章、《人工少女》中的魔幻写实书写手法

魔幻现实 (Magic Realist) 来自活跃于 20 世纪文坛的拉丁美洲, 其文学主张艺术应该回到现实本身。²⁰魔幻现实作品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探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动机。通过将超现实元素融入到现实世界中, 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探讨了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矛盾、困境、不公和荒诞之处。本章将以《人工少女》为研究底本, 探讨小说中超越常规的幻想元素。

第一节、怪异因素的呈现

怪异因素 “Fantastical elements” 通常指出现在文学、艺术或娱乐作品中的想象力丰富或不现实的元素。这些元素可能包括魔法生物、超自然能力、神话般的土地、时间旅行等其他类似于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概念。Fantastical elements 通常被用来创造一种奇妙、逃避或冒险的感觉, 它们使作者和创作者能够探索不受现实限制的想法和主题, 并将观众带入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中。这些元素与现实世界不同, 包含一定程度的虚构和想象, 是文学或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中的人物阿朔, 带着女儿莉莉卡走进一个个房间寻找记忆, 在这个故事中, 阿朔带领着莉莉卡穿越时空般地游历于各种名为“房间”的场景中, 目睹了阿朔

²⁰ 陈众议, 《魔幻现实主义》, 页 1。

的过去。这些场景描绘了阿朔在不同阶段的生活经历，包括他的童年、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的婚姻生活。阿朔的童年似乎充满了逃亡和不安。他和他的父亲似乎在逃避某种威胁或追求着某种目标，但具体情节尚不清楚。幼年阿朔跟着爸爸的流浪生活与阿朔带着莉莉卡找寻记忆里的家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阿朔也曾说过，他们的家族似乎经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记忆的流动是断裂的。当阿朔与莉莉卡回顾这些走过的路时，阿朔如何证明自己曾经真的进入过这个“房间”？阿朔是这样说的：“当我和父亲走进了那些不同的房间之后，我都会偷偷地在最隐密的地方留下一个记号。……仿佛这样，便可以留下我们曾经停滞于此的证据。这是连父亲也不知道的事。”²¹阿朔依旧和莉莉卡对话，聆听着阿朔对她说人类文明泯灭前的故事。

少年时期，阿朔与同伴直树在中学时是死党，在直树的母亲生病躺在床上，生命力仿佛被管子吸去，徒留下只会呼吸起伏的空壳。那是一具故障的身体，而直树与阿朔却在同一个房间里打电脑游戏“模拟城市 2000”。游戏过程不过是从一条马路开始建造，再到一栋房子，日复一日地将一座城市制造出来，却可以按下暂停键、无限延长静止的时间，也可以在顷刻之间将这座城市毁灭，如同故事中瘟疫肆虐的真实世界。直树同样是这么说的：“我其实不知道我妈是真的醒不来，还是只是不想醒来。也许她只是自己按下了暂停键而已。”²²一个破败的身体究竟能不能自己掌控苏醒，想必是不能的，而且母亲的时间真的是被暂停了吗，也并不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个虚拟世界并不是真实的，里面的自己只是一个虚拟化身，却仍然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追求解锁各种任务和成就的快乐。后来，直

²¹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8。

²²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50。

树在阿朔面前穿上了《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绫波零的衣服，却被直树的父亲阿鲁撞破，阿鲁暴怒地责打直树，阿朔按下了“模拟城市 2000”的游戏暂停键，真实世界也停顿了。直树母亲的沉重起伏，直树父亲的喘息，以及直树哭喊的声音都消失了。后来，直树跟着父亲搬走了，直树希望阿朔与他一起见证《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使徒来袭的约定也失效了。直树消失了。直树为自己织造的蛹，层层包覆起自己的堡垒。他像一只虫子一样吐丝作茧，将自己缚成巨大的蛹，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保护壳。在这个蛹中，他似乎完全消失了，与外界隔绝，再也无法与他人互动。这种行为或许是他对于逃避现实、自我保护和自我隐藏的一种极端选择。他选择了通过将自己包裹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来逃避外部的困境和挑战，直树彻底消失了，直树的死亡让他失去了与外界交流和体验生活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朔还面临着妻子的消失。在婚后，阿朔和妻子惠子非常想孕育一个共同的生命，但他们也面临了不孕的问题，这对他们的婚姻关系和生活造成了困扰。妻子的悲伤和出走使阿朔感到深深的无奈和痛苦。惠子曾孕育过一个胎儿，但还是留不住，需要将这死胎移除，阿朔从这个小小生命被淘汰的事情上竟然还想到生物演化之洪流。阿朔的孩子被宣判成优胜劣汰的生命，需要从子宫中取出来，而被形容成“像是玩具人偶掉出来的零件，那是半截的腿，以及一团一团，看不出是什么的支离破碎的肉块。”²³惠子在失去了孩子之后一直陷入痛苦中，甚至把在育婴室里被遗弃的婴儿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惠子抱着逐渐失去温度的孩子，穿越到雨林里。“她在那幽深的丛林中，看见羊齿螺旋的嫩芽如蜷缩的少年，树皮如满脸忧愁的老人。他们身上皆敷满青苔和雨露，如纠结斑斑

²³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95。

的伤爱和爱。”²⁴，惠子自此消失在阿朔的生命里。

这部小说中，通过穿越不同的房间，呈现出怪异的场景，描绘了阿朔的几段过去，呈现了他生活中的迷茫与无助。这些情节充满了情感的起伏和生活的曲折，让读者深入了解主角的内心世界，并引发对生活、人生和时间的思考。

第二节、多重现实层面的融合的艺术

每个房间都散发出一种死亡气息，涵盖了不同层面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和物品等。然而，即使他们面临死亡，所遗留下的精神是不会放弃对“生”的渴望，这也是故事最巧妙的地方。通过死亡的角度去理解生命的价值，或是先从毁灭开始谈及诞生，而强调生的可贵。序章中幼年阿朔的童年玩具“电子鸡”被养死了，某个中学少女却能扭转乾坤，让他的电子鸡复活，就如同神明一样瞬间翻转了生与死，死亡也可以重置，再度重生。²⁵阿朔与妻共养的猫会因为阿朔想要丢弃它时而发出哀鸣声，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嘤嘤啼哭，让阿朔明白了这只猫并不想被放弃，像惠子一样懂得猫所说的话。²⁶直树遭到高年级的学长霸凌，将自己困在房间里面，最后受不住欺凌而自杀。²⁷通过阿鲁老人的视角看直树的消失，直树把自己包装成蛹，消失在一堆织布中，²⁸这种魔幻的现象具有超现实的境遇，同时又有着直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发出的最后的抗议。

²⁴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297。

²⁵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32。

²⁶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04。

²⁷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96。

²⁸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232。

马共题材是马华文学书写的一项重要关注点，这一现象在龚万辉的小说《人工少女》中也有所体现，他通过为小说增加一条关于马共的支线，描述了一名躲藏在建筑废墟中迷茫的马共游击队员。这种做法既是对前辈作品的回应，同时也是对探索马共题材如何成为马华文学想象共同体的可能性的一种尝试。〈地下突击队〉中惠子和星仔为了找不见的猫咪走到废弃的公寓里，意外撞见消失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地底下的男人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只会重覆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是我们的带路人”的歌曲，或是遵循着马共的革命理想。从接触到太阳的那一刻，男人的模样迅速萎缩成老人，由一个年轻的男人变成六、七十岁的老人。²⁹这种突然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显示了一种超自然、超现实的元素。这种幻想性的情节表现出了魔幻文学中常见的超自然、异想天开的特点，突破了现实世界的限制，加入了奇幻、神秘的元素，从而展现了魔幻书写的特色。

在小说《人工少女》中，莉莉卡这个角色的创作灵感源自保罗·克利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同时还融合了庵野秀明《新世纪福音战士》中女主角绫波零的形象。³⁰通过阅读这部小说，可以感受到日本流行文化如何影响了1980年代和90年代在马来西亚成长的人们。龚万辉在小说中甚至为角色起了洋溢日风的名字，如惠子、星野、夏美和直树等。这种将日本流行文化元素融入到马来西亚成长经历中的创作方式，展示了小说中角色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对于日本文化的接触和追求。通过角色的命名和形象设计，龚万辉在小说中呈现了对日本文化的向往和吸引。这种文化交流和跨文化融合的现象，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

²⁹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209。

³⁰ 叶福炎，〈走不出的房间——龚万辉《人工少女》的召唤与告别〉。

响和交流，同时也展现了马来西亚成长者对于日本文化的兴趣和情感连接。这段描述中表现了魔幻书写的具体元素，包括通过对上世纪以降的次文化事物的描写，如《新世纪福音战士》、安达充《邻家女孩》、万代公司的电子鸡玩具、电脑游戏《模拟城市 2000》和《美少女梦工场》、任天堂《宝可梦》等，将虚拟世界引入现实生活。这些事物作为发达资本社会产物，陪伴着同代人的成长，跨越了种族、国籍和疆界，成为全球化的共通语言。这种虚拟世界对于主角和莉莉卡来说，既是逃离现实的避风港，又是一种怀旧和回忆过去的方式。同时，这段描述还强调了写作作为一种抵抗记忆流逝的方式，对物的执着和细节的迷恋，呈现了后现代思想下的魔幻书写特点。这种通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织，以及对怀旧和记忆的探讨，展示了魔幻书写元素在故事中的具体表现。

第三节、细节丰富的布置

魔幻现实主义强调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在魔幻现实主义中，常常出现超自然、怪异、荒诞或离奇的元素，这些元素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并在故事中产生独特的情感和意义。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作家可以突破现实的限制，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在任何叙事作品中，除了空间视角和时间视角之外，还存在着所谓的现实视角。巴尔加斯·略萨解释并讨论了现实视角的问题。他认为所谓现实主义视角是指“叙述者讲故事的现实层面与叙述内容层面之间的关系”。根据略萨的观点，小说家的独创性往往体现在现实层面中。³¹

³¹ 贾欣然，《叙事与本质的真实——浅谈文学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文学批评），页 12。

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他可以了解故事中所有角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且可以在作品中发表评论和解释事件。这种叙事方式通常被称为“全知叙事”或“普通叙事”，因为叙述者拥有全面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在作品中以类似上帝的角色对事件和角色进行评论和解释。在全知视角下，叙述者可以对角色的行为、情感、动机等进行评价和解读，可以对事件的意义、背景和结果进行评论和解释，从而为读者提供对作品深入的理解和解读。全知叙事者的评论通常是下定义的，因为他可以了解故事中所有角色的内心世界和背后的规律性，可以对事件和角色进行深刻的洞察和评价。全知叙事者的评论可以通过直接陈述、间接暗示、对话等方式呈现在作品中。这些评论可以包括对角色的性格特点、情感状态、行为动机的评价和对事件的解释、评价。全知叙事者的评论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中的情节和角色，也可以为作品增加深度和意味。阿朔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观看身边的人遭遇的一切事件，阿朔带着莉莉卡回顾过去时，无论是自己的记忆回顾或是相关人物的往事，那些场景的细节呈现令读者怀疑他们是不是就在现场：“那战前的老店屋，木板缝间总是留下了太多破绽，无从阻挡它们钻身而入。而屋子外的野猫会欢快地扑向那些飞蛾，玩弄它们，弄得一地都是从薄翅脱落的鳞粉。而翅膀受伤的蛾在地上盲目且无望地蠕动、窜逃，而猫会像嗑瓜子一样把它们一只一只吃掉。

有些幸存的飞蛾会从隙缝钻去隔壁的房间，藏身在看不见的地方。它们卑微地蛰居、交尾，然后死去。它们困在房间里，此生再也无法回到潮湿的树林，只能在临死前都不断拍振翅膀，眨动着翅膀上的一双纹眼。蛾的翅膀拍打出一声细微而绝望的声音。那声音吸引了少年的阿鲁，他贴着墙板倾听，却听见在房间里哥哥在唱一首奇怪的歌：‘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是我们的带路人……’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³²

阿朔与莉莉卡窥探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在现场，但其实是悬浮在记忆之外，穿插在往事之中，经过了视角切换的过程里，得到的结果虽然不会改变，但其中的过程以及得到的观点会有所不同。

文艺作品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素材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和表现，赋予作品魔幻的色彩。作家可以运用想象力和创作技巧，将生活中的真实元素融入到虚构的情节中，从而创造出充满魔幻和奇幻色彩的作品。这种将魔幻元素融入作品的方式，可以使作品更加丰富多样，给予读者新的视角和体验。通过魔幻的色彩，作家可以在作品中表现出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探索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以及对生活和社会的独特见解。同时，魔幻的元素也可以作为一种象征和隐喻，用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人类困境、历史事件等。通过对魔幻元素的运用，作家可以在作品中抽象地表达对社会现象和人类经验的深刻洞察，引导读者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虚构作品中的魔幻元素并不是要追求与现实生活完全一致，而是通过对现实进行艺术化的再创造和再构建，以达到更加深刻和丰富的艺术效果。这种方式可以使文艺作品既能表现生活的本质真实性，又能够在其中加入丰富的想象和创意，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在文学作品中，老屋通过形容其衰败的景象来营造一种沧桑和腐朽的氛围。例如，老屋被描写成外墙剥落、窗户破碎、荒芜等，表现出岁月的侵蚀和荒废。³³这些景象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和生动的比喻，使读者感受到老屋的颓废和寂寞。末日城市是一种虚构的城市形象，被描绘为一个陷入灾难或崩溃的状态。末日城

³²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221。

³³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13。

市有着破碎的建筑物、废弃的车辆、满目疮痍的景象，充满着荒凉和绝望。³⁴这种城市形象可以通过对城市中的废墟、废弃物和荒芜景象的生动描写来表现，营造一种世界末日般的氛围。关于猫咪如何用全身在做梦，这可以是一种虚构的想象和幻想，因为猫咪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被证明能够做梦。在《人工少女》中，龚万辉通过运用想象和幻想，赋予猫咪人类化的特质，使其在作品中具有丰富的情感和行为。例如，描述猫咪在梦中划动四肢、摇摆尾巴和发出呼噜声等行为，表现出它们在梦中的愉快和轻松：“沉睡的猫，尾巴也在挥舞着。或者确切一点地说，只剩下一小截的尾巴，变成像人类拇指一样的形状，恍如有着自己的意志那样，一左一右地摆动。

猫本来拥有一条非常美丽的尾巴，一节一节深浅相间的棕色，虎斑的条纹一直延伸到末端。那人类历经演化而失去的部分，在猫的身上，优雅而表情丰富，像是一个问号，有时生气或受到惊吓，就会成笔直的惊叹号。

猫会用尾巴来表露自己的情绪，也许连猫也不自觉这点。”³⁵

虽然后来猫受伤短尾，只留下根部短短的一截。阿朔不像惠子那般了解猫的习性，他看不懂猫想表达的想法。作者在描写中使用了生动的形容词和详细的动作描绘，如“挥舞着”、“摆动”等，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想象出猫咪的动作。而将猫咪的尾巴与人类的符号进行巧妙的比喻，如“像是一个问号”、“成笔直的惊叹号”，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赋予了猫咪的尾巴更为抽象而丰富的情感表达。

³⁴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89。

³⁵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84。

第四节、不确定性与虚无的描绘

在这个部分中探讨的是莉莉卡的状态和阿朔的旅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虚无感的未来世界。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对未来的无法预知，对莉莉卡变化的疑问，以及对曾经的选择是否会改变现实的思考上。在第四个房间《阿樱表姐》中，莉莉卡与阿朔来到一座废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建筑变得荒废，房间里的景象显示出了文明的衰败。房间里的一切都因为人类的匆匆离去而变得荒芜，玻璃窗上积满了灰尘，墙上裂缝中冒出了植物的根，描述中细致地展示了时间的流逝和自然的侵蚀。长时间的废弃使得房间中的一切都被灰尘所覆盖，植物的根顺着裂缝蔓延，这是自然界对人类文明的回收。阿朔和莉莉卡在废墟中行走，这种对比突显了莉莉卡身世的特殊性。作为人工产物，她在这个衰败的世界中显得与自然、时间和文明的变迁格格不入，强化了她与环境的疏离感。莉莉卡的状态呈现了一种虚无感。她是一个从实验室培养槽中苏醒的人工产物，如白纸般空白，缺乏注射记忆。她的意识仿佛透明，沉默无语，而这使得读者产生了对她是否真实存在的怀疑。这种虚无感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可能创造出的孤独而缺乏深层连接的人工生命形态。

“我们仍在逃亡的路途。我们在破烂的地图上打了很多红色的叉叉。但眼前的那些房间，却像底片胶卷被剪散了那样零碎，无法接续起来。我喃喃自语：‘我记得……’于是我们一再穿越了这些陌生的房间，但莉莉卡，我没有告诉你的是，我其实没有把握找到光亮的出口，而且记忆中的坐标似乎愈来愈不牢靠了。”³⁶

³⁶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08。

引文中，阿朔的旅行也呈现出不确定性和虚无感。阿朔和莉莉卡一直在逃亡，这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紧迫感和不稳定性。逃亡本身就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而使用破烂的地图和打红叉的行为突显了他们在未知世界中的努力和迷茫。他背负着过去的痛苦，试图在与莉莉卡的旅行中寻找安慰和解脱。然而，所处的世界已经毁灭，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像底片胶卷被剪散了一样零碎，无法接续起来。这种零碎的状态不仅反映了他们所处的未来世界的混乱，也呼应了阿朔对记忆的不牢靠感。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对未来的迷茫，对过去选择是否正确的怀疑，以及对废墟之梦中的另一扇房门是否会改变一切的猜测上。通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以及魔幻元素的融合，作品创造了一种超越常规的叙事氛围。这种融合使得魔幻不再仅仅是一种虚构，而是成为了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手段。这展示了魔幻文学的潜在力量，即通过奇异的设定来深刻剖析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少女之腹上的那些皱纹会否随着时间而消退？又或者像抹不去的痂那样，永远烙印在身体之上？”

我永远都不知道，如果那个时候，在那个废墟之梦中，我打开的是另一扇房门的话，那么眼前的这一切，如今这无由修改而渐渐崩坏的现实，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可以再一次选择的话，你会打开哪一扇门呢？”³⁷

在这段叙述中，阿朔似乎站在故事的边缘，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以便为故事注入疑虑的元素。这种距离感为魔幻元素提供了空间，使其不仅仅停留在奇幻的层面，更具有对现实进行批判的作用。最后引用的问题：“少女之腹上的那些皱纹会否随着时间而消退？又或者像抹不去的痂那样，永远烙印在身体之上？”以

³⁷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26。

及“如果可以再一次选择的话，你会打开哪一扇门呢？”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对故事中情节的反问，更是强调了对时间和选择的不可逆转性。皱纹和疤的比喻传达出时间流逝和伤痕累累的意味，而对门的选择则强调了生活中关键时刻的无法逆转的决定。这些问题凸显了生命的无常和人生中关键决定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传达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过去选择的深刻反思。

第三章、《人工少女》 魔幻写实书写的主题研究

《人工少女》小说中描绘的未来世界充满混乱、疏离和虚无感，暗示了技术进步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这反映了对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以及小说中不断重申的故事结构，即是人类是否能够在重新面临伤痛的同时保持对真相的客观性和清醒，而这些隐秘的疼痛是否能够被治愈呢？

第一节、少女的形象

在第四个房间《阿樱表姐》中阿朔与莉莉卡遇见了一比一仿真的少女人偶。莉莉卡看着那具人偶，像是看见了同类，却疑惑地抚摸着她的身躯，无法理解这个仿真人类的人偶制造出来是有何意义。阿朔对莉莉卡与其他少女人偶的不同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明白那些人偶虽然在外表上十分逼真：“二十一世纪用以制造性爱人偶的技术，早就已经不再是那种廉价又虚假的充气娃娃。她们是时代精致的产品，欲望映照的极致。她们集体在国外的工厂里被复制出来。从模具脱出的一个一个身体，非常魔幻意象地，由流水线上的工人打磨他们的矽胶皮肤，涂上嘴唇和乳晕的颜色，并且小心翼翼的在胯下剪开了阴道的开口。

她们的脸孔被精心地雕造，装上了玻璃的眼珠子，都是手工的，还用美术喷枪喷上了逼真的肤色。而且在矽胶的皮质底下，有着模仿人类构造的骨架，手指、肩膀，而至脚踝的每一个关节皆可以转动，能够被摆布出各种不同的拟真的姿势。

有人会为他们穿上女仆装、泳衣或动漫女神的衣服，悉心化妆、打扮，拍下产品型录的沙龙照。在精心营造的光影底，她们栩栩如生，瞳孔流光，仿佛闪耀着生命的光彩一样。

但是莉莉卡，她们看起来那么真实，却都不是真的。”³⁸

莉莉卡在阿朔看来，不仅仅是一个外表和人一样的人工产物，她有自己的思考、有情感的波动，使得她更接近于真实的人类。这样的对比或许让阿朔意识到，人偶虽然在外观上可以达到高度的逼真程度，但是无法反抗施诸在身上的暴行。莉莉卡是否也在想，少女人偶的诞生，所被赋予的意义同她一般，是见证和记录的载体？但显而易见并不是的。那不过是被遗留下来的性爱娃娃，是被男人肆意进入、施暴的工具，任人摆布操弄的人偶，无悲无喜地接纳暴行。人偶的求救声如同润物无声地穿透时间，如同瘟疫蔓延在城市中时，电视画面转播禁区内的景象，公寓中被困的人们通过写下“HELP”的大字，试图突破玻璃窗的隔阂。然而，他们的呼救之声无法传达，距离的遥远使得他们的面容模糊不清。画面中，他们戴着口罩，只能透过疲倦而惶恐的眼神传达无助。透明的窗户将他们与外界隔离，尽管他们拼命挥动着双手，却依然徒劳无功。这样的场景让阿朔想起了阿樱表姐，小说中的又一名少女。

阿朔对阿樱表姐的印象是一个瘦削的少女。表姐对他很好，会关心他、替他擦拭伤口。但表姐的身体不太好，她需要喝补汤、她近一个月没有洗头，她让阿朔看她的小腹，表姐的肚皮松垮，不像少女紧实的肌肤、有着交错的皱纹。而阿樱表姐告诉阿朔这里面曾经有过一个婴孩，而这个婴孩并没有诞生，就为她的身体留下不可逆转的痕迹。阿朔从人偶无声的求救中想起了瘟疫中人们惶恐的情形，

³⁸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10。

进而联想到阿樱表姐空洞的眼神，而暗指阿樱表姐也和少女玩偶一般被性侵了。

“他们都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疲倦、惶恐的眼睛。隔着一道透明的窗口，他们仍然对着摄影镜头无助而徒然地大力挥手”³⁹则是阿樱表姐求救的隐喻。外婆与母亲谈起阿樱表姐刻意压低声量，说她什么都不说以及说吃亏的都是女人，或者是阿朔好奇时刻意赶走他以及故意不答和住嘴。这种默不作声的态度或许是伤阿樱表姐最深的来源，于是阿樱表姐选择从高空一跃而下。遭受性侵以及流失孩子，忍受他人的指点与灼人的目光，都成为阿樱表姐心灵深处的创伤。外婆与母亲压低声量，谈论吃亏的都是女人，这种言论无疑深深刺痛了阿樱表姐的内心。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性别歧视和对于性侵受害者的冷漠态度，构成了阿樱表姐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

第三个少女是惠子。在第六个房间《浴缸里的维纳斯》中，少女的天真美好来自自己的父亲，父女两共浴，父亲说惠子像画中的维纳斯：惠子看着镜中模糊的自己，像融化掉一样，站立在那个浴缸之中。如果她是维纳斯，那浴缸就是浮在海面上的，那个巨大的贝壳。她想像，在雾中浴室，此刻有花神和风神在她身边，吹拂着她的发梢，把美丽的小花不断扔到水上，就像客厅挂着那幅画一样。”⁴⁰后来，少女惠子穿着母亲留下的一件黑色内衣，坐在课室前头学着静物素描。正值青春期的男孩躁动，最是喜欢开腥膻色的玩笑话的时期，调笑惠子在白色校服底下映照出明显的内衣肩带。这些蓄意玩弄以及嘲笑，惠子可以置之不理，不会感到难堪或难为情，但她总是感到孤独。她的孤独源自于母亲红杏出墙、在家与其他男人外遇，而惠子撞见母亲的裸体，朦朦胧胧地萌生青春期的悸动，对象

³⁹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12。

⁴⁰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68。

是美术老师小林。于是身体开始发育后，惠子就不再和父亲一起洗澡了。如果惠子没有拒绝和父亲一起洗澡的话，也许她能够一直当父亲永远的维纳斯，可以变成一个不必长大的女儿，但并没有永远的时候。

“那幅画里诞生的维纳斯，裸露在微风之中的身体接近一种永恒。时间仿佛被谁快转了，跳过了所有成长的挫伤和细节——维纳斯诞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少女。她裸身站在贝壳里，如一颗晶莹而无瑕的珍珠，在风神吹拂的海面上，仿佛不曾拥有记忆，不曾知道她将要面对的命运。但惠子知道，在她把自己的身体遮起来的那一刻，她就不再是父亲的维纳斯了。”⁴¹

上美术课时老师指定惠子作为模特儿，让她面对全班同学成为众矢之的，同学们围着她、注视着她，让她像只被围观圈养的兽，这种集体注视和矛头的集中使她感到被排斥和羞辱。小林老师的撩拨加深了惠子对他的依赖，由于母亲的抛弃和同学的霸凌，她对小林老师的情感依附更加深厚。然而，这种依赖导致了逾矩的行为，惠子被说服脱下衣服像维纳斯赤裸着身子，让小林老师拍下自己瘦小的身体。惠子被镜头拍摄、被眼光所凝视、被言语所伤害、被针对受到的刺激和被剥夺自主权，而变得卑微，最终将沉郁埋得更深。

这三位少女形象中，惠子和阿樱都是深陷困境、在社会不公和个人痛苦中挣扎的角色。她们选择了沉默，这或许代表着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无声呐喊，以及在不公正环境中的艰难挣扎。惠子被剥夺了自主权，成为围观和审视的对象，而阿樱则承受了个人生活的沉重打击。她们的形象可能代表着对于女性自主权和尊严的渴望，同时也揭示了在社会中弱势群体可能面临的困境。而少女人偶可能是社会对于理想女性形象的一种反映。她们经过精心雕琢，穿着各种服饰，仿佛是

⁴¹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171。

社会对于女性美的一种标准化表达，但这些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

第二节、失去的灵性

在《人工少女》中，未来世界的描写展现了一种混乱、疏离和虚无感的氛围，与主角的记忆一样零散而无序。莉莉卡作为一个人工产物，没有很清晰的描绘，在小说中沉默无语、难以捕捉她的轮廓，但在龚万辉的主页里得知莉莉卡是一个从实验室培养槽苏醒的人工少女，一出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介于人造人和生化人之间，没有人类寿命的上限。可莉莉卡是有缺陷的，在瘟疫期间苏醒的莉莉卡，没被注射入任何记忆。

“在那个发亮的房间里，你亦如此闭着眼睛，但眼皮下的眼球仍然忙碌地滚动着，仿佛仍陷落在一个未完的梦中。但他们说，这只是意识开始蠢蠢欲动的表征。彼时的你还未曾拥有任何记忆，脑海褶皱之间皆如白纸。

‘这急不来，记忆只能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啊。’”⁴²

莉莉卡没有语言和动作，意识仿佛透明，作者后记中的“看不见的女儿，以及看不见的父亲”中使得读者产生了在故事中莉莉卡是否真实存在的怀疑。这种感觉进一步增强了小说对于人工生命形态和人类关系的探讨，让读者思考人类是否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走向了自我毁灭。同时，小说也暗示了人工生命形态的发展或许只能是孤独、虚无和无助的，这使得读者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朔作为一个孤独的中年男子，背负着自己的过去和痛

⁴²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24。

苦，试图在与莉莉卡的旅行中寻找一种安慰和解脱。但是，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一种断裂和不确定性的体验，因为他们所处的世界已经毁灭，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作品中的断裂和悲痛可以说是源于作者对现实的感受和体验，而阿朔和莉莉卡则是这种感受和体验的一种寄托和表达方式。

故事的开头写着莉莉卡一出生就是少女：“莉莉卡，你即将诞生于此。我那时不能预见未来的灾难与迁徙。你即将目睹的都是人类文明最后的余晖。所有至善至美的事物，也许都将变成废墟的碎屑。但总有什么会留下来把，一如那布满壁画的岩洞，在一万年以后又再次被掀开。你如时间的容器，如一颗种子，只有你终会保存下记忆的一切。”⁴³

莉莉卡的诞生成为一个象征，预示着人类文明的崩溃和重生。她被比作时间的容器和一颗种子，似乎是未来的希望和记忆的守护者。然而，这一希望却深深地植根于不确定性之中。莉莉卡的存在虽然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最后遗产，却也揭示了一种孤独的命运。她缺乏记忆，如同白纸一般，需要一点一点地累积过去的故事。这似乎提示着，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过程，充满了对过去的追溯和对记忆的拼凑。在这个废墟和灾难的世界中，作者通过莉莉卡的存在表达了对人类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担忧。人工生命或许成为了最后的见证者，但她的无助和虚无感也让人思考，人类是否在不断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本真。这使得人们不禁反思技术发展是否真的能够为人类带来幸福，还是会导致一种与自然、与人性脱节的孤独状态。故事中的断裂与不确定性，如同废墟中破碎的建筑一般，投影着人类未来的轨迹。阿朔和莉莉卡在废墟中的旅行，既是对过去的追溯，也是对未来的迷茫。这或许是一场寻找希望和答案的旅程，但

⁴³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25。

也可能是一次孤独的漂泊，没有确切的方向和目标。

第三节、想象与现实之间

《人工少女》涉及到一些旧时的场景和空间，而这些场景被称为“房间”。这些房间代表着不同的时空，或者是不同的地点，而阿朔和莉莉卡则穿梭于这些房间之间，进行着一次回忆和探索的旅程。在这个故事中，房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法。通过不同的房间，他展示出不同的场景、环境和人物，人物场景相互联动又不怎么关联，但被重新安排和组合从而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构世界。在《人工少女》中，这些“房间”不仅仅是一种场景，更是时间和记忆的交汇点，是故事的灵魂所在。这些房间可能代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且是以非线性地呈现叙事结构，让读者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时空跨度和多样性。此外，房间象征着阿朔内心的情感世界和记忆，它们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变迁，更是内心情感的流转。通过回忆和探索这些房间，阿朔和莉莉卡重新回到过去，回忆起那些美好或痛苦的记忆。每一个场景都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碎片，一个被时光冲刷却依然鲜活的片段，而让莉莉卡储存那些消逝了的场景，成为一个见证者，记录着时光的风景。这种叙事手法可以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体验到他们的情感和心境，从而更加沉浸在故事中。这些房间不仅是时空的穿越，更是情感的寄托，象征着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交织。它们是阿朔和莉莉卡在记忆中穿梭的通道，是过去和未来的交汇点。这些虚构的空间场景和情感体验，以及主观的时光流转运作在每个房间中，阿朔和莉莉卡经历着情感的波动，从迷茫到认知，从痛苦到释然。

这种情感的折射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人物内心的变化，体验到他们成长的曲折之路。这些房间的跳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经历了数个房间，将主人公们折回原点，而像小说结局一般：“我们连着几天赶路，我已疲累不堪。我坐在岸边，远远地看你。莉莉卡，有一瞬间，我以为你会一个人往海的深处愈走愈远，矮身一跃，如一尾海豚那样，背映着月光，消失在水平线之下。但你只是站在那里，海水齐腰，你的身影变得远远的、小小的。此刻，在一整片的星空之下，我看见你转过身，用力地对我挥舞着双手。仿佛召唤着我，又仿佛在向我告别。”⁴⁴，像行走于一条莫比斯环带上，回到了时间刻度的起点，留下一些悬念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故事的结局，这也让读者思考主角们在经历了种种挑战和困境之后的成长和变化。房间作为一种龚万辉小说惯用的意象，它为作品增添更多的深度和趣味性，通过虚构的空间场景和阿朔描述的的主观情感体验，为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

大多数人阅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多为其魔幻性所吸引。实际上，在“他者”看起来充满魔幻性的书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拉美作家对个人际遇魔幻性和现实遭际魔幻性的投射。⁴⁵这种投射，类似于《人工少女》中各个房间的象征性叙事，使得文学作品成为一种对于想象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的表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其独特的文风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著称，吸引着读者进入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然而，这种“魔幻性”实际上是作家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对现实的思考和对个体经验的诗意演绎。在拉美文学中，“他者”所感知到的魔幻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作家对于生活经历、文化传统、历史事件的独特解读和再创造。《人工少女》中的房间，就如同拉美文学中的魔幻元素一样，代表着作者对于时间和记忆的非线

⁴⁴ 龚万辉，《人工少女》，页 300。

⁴⁵ 谢文兴、蒋承勇，《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页 31。

性呈现。这种象征性的叙事手法既超越了现实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又在每个场景中反映了主人公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这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追求的“奇迹现实”相呼应，表达了对于生命中独特经历的诗意表达。因此，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并非仅仅是为了娱乐或追求超自然奇观，更是对现实进行深度探讨的一种手段。作家通过虚构的元素，将个人际遇和现实遭际投射到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一个既与现实共振又充满想象力的文学空间。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形式，也引导着读者对于自身与他者、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的思考。

第四节、想象与现实的界限

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中，时序的颠倒、情节的断裂，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打通，构成了小说中一种特有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与《人工少女》中对房间的运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即便呈现着现实主义的品格，也通过现代主义的手法，如叙事跳跃、场景转换等，将故事情节呈现得错综复杂。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中，这种时空的穿越更是常见，通过情节的切割、分离和颠倒，营造出一个复杂而奇妙的文学世界。如《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所以整个家族的悲剧也无可避免，故事中的布恩迪亚家族经历了七代人的传承，而这其中的重要元素就是家族中长子乌尔斯拉·伊格纳西娅的预言。乌尔斯拉能够预知未来，这为整个家族注入了预知和遭遇相似事件的命运。这种预言和时间的循环创造了一个奇妙而复杂的时空结构。

现代文明与本地原始文化的冲突与消解中，呈现的是对现代与传统关系的一种建构，一则历史透视法需叙述者与故事本身保持着距离，这种距离又给予了讽刺的空间，如果没了这讽刺的远离，魔幻就仅仅是魔幻，而起不到批判现实的作用。⁴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常用的历史透视法，使叙述者能够以某种距离来审视和重新构建历史、文化和个体经验。在《人工少女》中，通过对房间和人物非线性叙事，作者创造了一种历史透视的效果，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这种距离不仅仅是叙述技巧，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性观察。作者通过房间的设置、人工生命的描绘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探讨，将魔幻元素巧妙地融入到对现实的讽刺之中。这种讽刺并非直接的嘲笑，而是通过对人工生命、技术进步等议题的探讨，使魔幻元素成为一种更深层次的反思。如果没有这种讽刺的远离，魔幻仅仅是一种神秘的奇幻，而难以发挥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批判作用。

⁴⁶ 吴梦宇，《论寻根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外国语文》2019年第35卷，页62。

第四章、结语

《人工少女》通过描绘毁灭后的未来世界、主人公阿朔与人造女儿莉莉卡的旅程，深刻探讨了时间、记忆以及人类文明的命运。故事中通过寻找记忆和故事来填补时间和空间的缺失，反映了人类在面对孤独和渴望时，不断追溯自己的过去。作者以阿朔和莉莉卡的旅程为载体，通过对记忆和故事的追寻，突显了人类的孤独和对连接的渴望。小说中不断描绘的断裂和不确定性，映射出作者本人可能经历的伤痛和郁沉。这些元素通过故事情节的铺陈，将读者引入一个充满哲学深度和情感厚重的故事世界。作者将女儿莉莉卡视为故事的承载者，深刻探讨了记忆和传承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小说呈现了记忆和故事对于个体和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以及它们在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的重要性。在真实世界中，小说中描绘的地景如半山芭监狱、百货公司、旅馆等，与现实中被遗忘或拆迁的景观形成对比。这种对失去的关注和保存记忆的努力，呼应了小说中对时间、记忆和文明的关切。

未来世界的描写展现了一种混乱、疏离和虚无感的氛围，与主角的记忆一样零散而无序。莉莉卡作为一个人工产物，没有很清晰的描绘，在小说中沉默无语、难以捕捉她的轮廓。她缺乏记忆，如同白纸一般，需要一点一点地累积过去的故事。这似乎提示着，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过程，充满了对过去的追溯和对记忆的拼凑。莉莉卡的存在虽然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最后遗产，却也揭示了一种孤独的命运。她的空白和虚无感让人思考，人类是否在不断追求科技进步

的道路上走向了自我毁灭？《人工少女》通过虚构的手法唤起读者对于现实中流逝和被遗忘的关切，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拥有魔幻书写元素作品，更是对人类存在和记忆的探讨。

《人工少女》毋庸置疑是一部非常优秀、趣味极高的作品，然赏读程度有一定门槛，需要一定的思考深度和细致品味，反复斟酌才能得其韵味。作者运用文字的技巧精纯，作者娴熟的语言技巧在魔幻写实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即使是对细节的描写也能保持鲜活而引人入胜，将细碎的情节嚼烂也不会令人厌烦，这种精湛的描写技巧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沉浸于故事情境之中，享受其中的文学魅力。

参考资料

专书

1.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2. 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3. 龚万辉，《卵生年代》，八打灵：有人出版社，2012。
4. 龚万辉，《隔壁的房间》，台北：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
5. 龚万辉，《人工少女》，台北：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
6.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
7. 吴岩、吕应钟，《科幻文学入门》，福建：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8. 王建元、陈洁诗主编，《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福建：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9. 王先霏、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0.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1. [美]约瑟夫·弗兰克等，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2.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6。

13. 章国锋，《批评的魅力——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

期刊论文

1. 蔡晓玲，《遗弃美学的延续——台湾作家骆以军对马华作家龚万辉的影响》，《汉学研究学刊》2016年第7卷，页85。
2. 贾欣然，《叙事与本质的真实——浅谈文学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青年文学家》2020年第36期，页12。
3. 吴梦宇，《论寻根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外国语文》2019年第35卷，页62。
4. 谢文兴、蒋承勇，《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页31-33。

电子报

1. 陈宇昕，《从班雅明 到日本动漫 龚万辉与“人工少女”》，《联合早报》，2022 年 11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21116-1333643>
2. 彭美君，〈龚万辉推出首部长篇小说《人工少女》 透过文学想象抵御现实伤痛〉，《访问》，2022年6月7日，取自 <https://theinterview.asia/people/73220/>
3. 叶福炎，〈走不出的房间——龚万辉《人工少女》的召唤与告别〉，《星洲日报·副刊》，2023年1月31日，取自 <https://www.sinchew.com.my/20230131/%e5%8f%b6%e7%a6%8f%e7%82%8e-%>

[e8%b5%b0%e4%b8%8d%e5%87%ba%e7%9a%84%e6%88%bf%e9%97%b4-%e9%be%9a%e](#)

[4%b8%87%e8%be%89%e3%80%8a%e4%ba%ba%e5%b7%a5%e5%b0%91%e5%a5%b3%e3%](#)

[80%8b%e7%9a%84/](#)